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梨魂 第十八章 對泣

茫茫然歸，皇皇而去。名花多難，禍根種自前生；秋雁無情，驚信飛來一紙。何物么魔，捉弄人至此！席不暇暖，浹旬兩度奔波；帆又高懸，多事這回破浪。斯時夢霞又在舟中矣，兩岸青山列隊送征人遠去。夢霞殊無戀別之情，但望仙風借便，霎時吹到蓬萊。秋水長天，碧雲紅樹，一路煙波，正好大尋詩料，而夢霞對之，覺盡是惱人之景。心事匆匆，正似雲山萬壘，複雜縈繞於其間，紛亂不可名狀，更不容著一點閒情，復何心作船頭之憑眺耶？可恨江神作惡，偏斬一帆風，雙槳翻波，大有遲遲吾行之意。夢霞焦急欲死，不時探首窗外，覘舟行之速率，連聲迫促舟子，意今日若誤我行程，恐彼惡魔或更有狡計發生，梨娘能禁其幾許蹂躪耶！落日酣波，繫船大好，夢霞已登岸矣。神情昏惘，如懷鬼胎，不知此來將演出何種慘劇。既至門前，反逡巡而不敢遽進，徘徊良久，暝色黝然矣。天寒日暮，烏能久作門外漢耶？乃放膽直入。鵬郎方在庭中疊石為戲，見夢霞，迎問曰：「先生來矣，歸去何事？臨行胡再不謀，好教人盼煞也。」夢霞不答，挽之入室，卒然問曰：「汝母安否？」鵬郎曰：「先生去後之第三日，校中不知何人送一書至，秋兒接得以交吾母。吾母閱之，容色即大變，繼而大哭。問之，不答，與之食，不食，狀如驚悸失魂者。我不知此一紙條兒其中所言何事，而令吾母若此。今已兩日夜未進勺水，此時恐尚在伏枕啜泣也。」夢霞曰：「汝速去告汝母，說我已來，勿多言也。」鵬郎諾而去，未幾復來，授夢霞以寸簡。受而展閱之，書語殊簡略，僅「今夜人靜後，當遣鵬兒導君一行。」二語而已。

寒更三逗，明月一方，中庭有人，獨步■徨，旋繞迴廊而西、而敲門、而入室。此時若有人從旁覘之，得毋曰：彼其之子，必東牆宋玉，夜行多露，赴幽會於陽台者也。夢霞何人，乃亦貿然出此曖昧之行徑。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。人之多言，寧獨不畏？蓋彼心含有無窮冤憤，急待申雪；蓄有絕大疑難，急待解決；受有無量驚怖，急待鎮壓。覺此行關係之重大，有什百倍於一己之名譽者。毅然決然，冒險以行，更不遑作遲徊瞻顧之態矣。半載相思，一朝對面。燈前攜手，簾底談心。在理兩人愉快之情，當必有十分滿足者。然兩人此次之會晤，以奸人為之介紹，雙方皆具有萬種悲憤鬱勃，真無一點歡情樂意。夢霞悄然入室，梨娘方斜背銀■，低沉翠黛，以囉巾■其淚痕。其神情之慘淡，顏色之憔悴，較前見時，又增加幾分可憐之態。夢霞對之，幾欲失聲而泣。

燈心吐黑，人淚飛紅。兩人願見之誠，若是其迫切者，至此乃相對不發一語。鵬郎偕夢霞來，即就寢，俄作一種極細弱之鼾聲。此外則有壁上時時搖擺叮噹，時時震蕩人之耳鼓。而夢霞重疊之心事，此時亦正一往一復，盤旋回繞於腸角，無一息停，與此時鐘之搖擺聲，作心理上無形之應答。三更四更天氣，深邃幽寂境地，惟有兩個愁顏，寫照於不明不滅一粟燈光之下。有若死灰，不作黑獄觀，亦當作夜台觀矣。含淚互看者良久，梨娘時作微歎，終無一言，其意若深恨夢霞者。夢霞乃先以李之奸謀為梨娘告，以明己之無罪。梨娘驚曰：「如君言，君未嘗有書寄餘，且君之歸亦為彼所賣。餘與君皆墮入奸人之計中，餘復何怨於君？然彼果何從而知我等之陰事，而播弄兩人如嬰兒耶？」夢霞答曰：「不知。」梨娘略作沉吟，忽猛省曰：「否否，君言殊未然。彼固曾以君書之一紙交餘，紙上之筆跡，實出自君手，餘一見而能確認者也。」

言頃，解所佩紫囊，出一紙授夢霞曰：「閱之，此非君所書乎？紙上之詩非君所作者乎？李雖奸滑，恐亦未必能仿君之字，學君之詩，竟盡竊君之真相也。」夢霞接而視之，乃大愕曰：「奇哉，有他紙乎？」梨娘曰：「僅此耳。彼以此一紙來，言此外尚有函紙數頁。餘遣秋兒向彼索取，故靳不與，謂此函關係重大，必親交於受信人之手，否則寧存我處，以交還於寄信者。夫向生人而索其情人之書，此雖至卑賤之淫娃蕩婦，亦知有所羞愧，餘獨何人，而能出此。餘知彼之終不與餘也，即亦不索，蓋個中內容已為奸人洞悉，此秘密函件即盡喪其珍貴之價值。餘不恨彼之無情，而惟怨君之不慎，致彼此名譽，決裂破壞於一朝。想後思前，惟有一死。顧懷疑而死，死不能甘，一塊肉又復相累，故郵召君來，證明其事之虛實。餘心碎矣，君復何言？」

梨娘語時，含悲帶憤，淚隨聲出，頃刻間懷滿瓊瑤，若梨花之戰雨。夢霞泫然答曰：「冤哉，卿以此事為果真耶？此紙實為餘所手書，但詩非餘作，且非書以寄卿者耳。餘閒居無聊，輒喜弄筆，襟袖間常污墨漬。此紙乃餘在校中課餘時戲作，所錄乃餘友某君無題詩四律也。書後即已棄諸敗簏，彼乃拾而藏之，即假此以欺我知己。當作此時，漫不經意，距料此無聊之遣興，即深種夫禍根。奸人設計之險毒，真有為人意想所不到者。一筆鑄成大錯，此亦餘疏忽之咎，致卿遭此奇辱，餘實無以對卿矣。」梨娘乃如夢醒，拭淚言曰：「餘固疑君決不至躁率若此，孰知其中竟有如許夢幻，今已水落石出，則君復何罪？餘復何怨？但終有所不解者，彼必先知兩人之秘密而後設計相欺，是果誰與之隙，又誰為之謀耶？」夢霞曰：「然，容徐思之。」

俯首沉思者良久，忽憬然悟曰：「餘憶之。方餘病臥，彼日來視餘，來時必與鵬郎戲，或攜果餌以餉鵬郎。鵬郎因是樂就之，每晚必同至門外游散，餘亦未之禁。後李忽一去絕跡，餘固甚疑之，意者此數日中，鵬郎年幼無知，為彼以計誘，以言■舌，或竟將秘密洩露其一二。彼既探得其情於小兒之口，遂思設計以相欺，故去而不來。餘家中之偽書，即發現於三日之後，此中情節固已灼然。餘不意此無情之病魔，竟為引進奸人之導線，此可愛之鵬郎，竟為破壞好事之罪魁。要之皆由於餘無知人之明，日與虎狼相處，而夷然坦然，一再不慎，釀此大禍。彼鵬郎固何知者，望卿恕此可憐之孤兒。」梨娘長歎曰：「餘安忍責兒？餘惟自疚！未亡人不能割情斷愛，守節撫孤。雖未作琵琶之別抱，而已多瓜李之嫌疑，貽玷女界，辱沒家聲。亡者有知，烏能餘恕？若更以不可告人之事，責及彼所愛之兒，不益以重餘之罪？更何以見餘夫於地下乎！」

夢霞聞言，心忤然驚。念梨娘既自怨，則己烏能不自愧。一念難安，如芒刺背，恍惚間如見梨娘之夫之魂，現形於燈光之下，怒目而相視。而鵬郎之鼾聲與梨娘之泣聲，聲聲刺耳，益覺魂悸神傷，舉動改其常度。天下最難安之事，生平最難處之境，實無有逾於此時者。既而曰：「餘誤卿，餘誤卿，願卿恕餘，並願卿絕餘，勿再戀於餘。一重公案乘此可以了結，還卿冰清玉潔之身，安卿慰死撫生之素，而餘亦從此逝矣。」梨娘止泣言曰：「霞郎，霞郎，若意殆怨餘乎？餘言非怨君，幸君恕餘。」梨娘泣，夢霞亦泣曰：「非也，餘亦自怨耳。然兩情至於如此，欲決撒也難矣。天乎無情，既合之矣，復多方以為之障礙，俾惡魔得遂其謀，後此之磨折，正未有窮期也。」繼又作恨聲曰：「餘與此賊誓不兩立，餘必去此眼中釘，以免後來之再陷。」

梨娘色變曰：「是奚可者！是奚可者！君欲彼一人知之耶？抑欲使盡人皆知耶？彼既百計偵知餘等之秘密，固決無能代餘等守此秘密之德義，則此事之宣佈，在彼一啟唇、一掉舌之間耳。君若不與之較，交以道，接以禮，一如平日，若不知此事也者，彼尚有人心，必受君之感化力，而生其愧悔之心，知偵人秘密之不當，因之終身箝口，以贖前愆。若必欲去之以泄憤，則彼之仇君將益深，謀君且益甚，是速禍也。君能遠彼之身，豈能掩彼之口？恐教職甫解，而丑聲已洋溢乎全邑矣。既少事前之防範，亦當為事後之彌縫，遲一朝之忿，其如後患何？」夢霞曰：「善哉卿言！可謂能審事而慮禍者矣。然自茲以往，餘亦不敢再作問津之想。驚弓孤鳥，怯王孫挾彈而來；漏網僵魚，凜漁者執竿而伺。自問此心不作，本非同汶汶之可污，無如有口難防，誰不恤悠悠之可畏。好事多磨，孽緣終挫，若再迷戀不捨，更不知將再歷何種慘酷之魔劫。餘縱不惜犧牲名譽、捐棄幸福，以易卿一點憐才之心，而實不忍再陷卿於苦惱之境，浼卿以不潔之名。嗟乎梨娘，夫復何言。從茲一別，後會無期，然言猶在耳，誓豈忘心。卿固飲泣終身，餘亦孤棲畢世。今生緣了，來世期長，餘當先驅狐狸於地下，而俟卿於黃泉碧落間耳。」言已，喉噎氣促，鉛淚疾瀉，復忍痛口占四絕。吟聲雜以哭聲，巫峽哀猿，亦無此凄楚也。

金釵已斷兩難全，到底天公不見憐。
我更何心愛良夜，從今怕見月團圓。
煩惱重生總為情，何難一死報卿卿。
只愁死尚銜孤憤，身死吾心終未明。

詩呈六十有餘篇，速付無情火裡捐。
遺蹟今生收拾盡，不須更惹後人憐。
望卿珍重莫長嗟，來世姻緣定不差。
死後冤魂雙不得，塚前休種並頭花。

夢霞吟畢，涕不可仰。梨娘亦掩面悲啼。數聲嗚咽，如子夜之聞歌；四目模糊，作楚囚之相對。斯時一粟之燈暈，兩面為淚花所障，光明漸減，室中之景象呈極端之愁慘，幾有別有天地，非復人間之概。相思味苦，不道相逢更苦。受盡萬種淒涼，只博一場痛哭。冤哉，冤哉！若合若離，不生不死，一角情天，竟有若是之迷離變幻者。此情此景，旁觀者為之酸鼻，當局者能不椎心？有頃，夢霞悄然起，剔已殘之燭，索紙筆更賦四律。心中苦痛難以言宣，聊以詩泄。這回相見，捨此更別無可述者矣。

秋風一棹獨來遲，情既稱奇禍更奇。
十日離愁難筆訴，三更噩夢有燈知。
新詞輕鑄九洲錯，舊事旋翻一局棋。
滾滾愛河波浪惡，可堪畫餅不充饑。
一聲哀雁入寥天，火冷香消夜似年。
是我孤魂歸枕畔，正卿雙淚落燈前。
雲山渺渺書難到，風雨瀟瀟人不眠。
知爾隔江頻問訊，連朝數遍往來船。
卿是飄萍我斷蓬，一般都是可憐蟲。
驚弓孤鳥魂難定，射影含沙計劇工。
北雁無情羈尺素，東風有意虐殘紅。
誤他消息無窮恨，只悔歸途去太匆。
風入深林無靜柯，十分秋向恨中過。
情場自古飄零易，人事於今變幻多。
豈是浮雲能蔽月，那知止水忽生波。
乾坤割臂盟終在，未許焚香懺爾魔。